

ICS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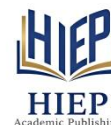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1, 2025, pp.113-120.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10>



海上丝绸之路叙事中的粤港澳经验： 文化符号的媒介转译与传播范式创新

张 衡 (Zhang Heng)¹

摘要：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粤港澳地区文化的发展变迁在生成其自身文化性格标识的同时，不断推动着粤港澳“海丝”叙事的生成与发展、更新与转型。粤港澳“海丝”叙事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书写传统密不可分，更源于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发展过程中巧妙地融“变”与“不变”于一体，已成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注重呈现时代气象之新，善于“翻新再造”地域文化符号，巧用跨媒介创意促作品增殖；面向未来的粤港澳“海丝”叙事扎根传统、放眼世界，亦充满生机和潜力，为新时代文学叙事及文化传播发展提供了可鉴之途。

关键词：粤港澳；“海丝”叙事；文学创意；地域文化；传承创新

作者简介：张衡 (Zhang Heng)，广东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粤港澳文学文化、中医药文化、大学美育等。电邮：hengzh94@163.com。

Title: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Experience in the Maritime Silk Road Narrative: Media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aradigm Innova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cultural circle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cultur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not only generates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but also constantly promotes the generation, development, renew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narrative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narrative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is inseparable from its speci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writing tradition. It is also derived from its own strong vitality.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t skillfully integrates “change” and “invariability” into one, whic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ymbol of Lingnan culture. The contemporary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Maritime Silk Road” narrative focuses on presenting the new spirit of the times, is good at “renovating” regional cultural symbols, and skillfully uses cross-media creativity to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of works; the future-oriented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Maritime Silk Road” narrative remains rooted in tradition, takes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embodies vitality and potential,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narrative an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Narrative of “Maritime Silk Road”; Literary Creativity; Reg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uthor Biography: Zhang Heng, Lecturer,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Ph.D. in Literature. Research Areas: Specializing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University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Related Fields. E-mail: hengzh94@163.com.

何为“海丝”？作为人类历史上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交流交融最耀眼的舞台，古代丝绸之路一直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古有“陆丝”，又有“海丝”，沟通中西，遥相呼应，分别由海陆途径抵达欧洲大陆（凌逾、张衡，2021，pp.21-29）。“海丝”在“海”，强调海运途径，古人克服险阻重重，以其独特的地理条件打开了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又一通途；“海丝”重“丝”，却不仅止步于“丝”，因其知名度涵盖了种类繁多的远洋商贸产品，具有文化上的代称意义：从流光溢彩的丝绸织锦，到香飘四海的茶叶、风靡全球的中国瓷器……无一不在彼时海外市场刮起绚烂的“中国风”，进口出口之间，海外商品亦由此纷至沓来。开辟于秦汉，繁荣于唐宋，鼎盛于明清的海上丝绸之路，继往开来、连绵不绝，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再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又在当下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筑而成的“一带一路”平台中持续绽放光彩。

陆海相连，丝路同辉。“海丝”先有其物，后有其路，继而成文（凌逾，2023，p.233），数千年以来，随着路的开辟发展，与其紧密相关的文学叙事相生相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及其他类型的文学艺术作品轮番涌现，喧哗争鸣、蔚为可观。在这其中，粤港澳“海丝”叙事成为别具亮色的熠熠一笔。

一、缘何而来？粤港澳“海丝”叙事的历史脉络

论及粤港澳“海丝”叙事之缘起，与其特殊的区位环境及文化底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亦源于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破冰突围、逐步探索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之路。

首先，粤港澳“海丝”叙事离不开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粤港澳距大海近、离中原远，若以宏观的视角“俯瞰”这一区域，不难发现海洋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山脉纵横的天然屏障，使得这一区域文化发展与处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相去甚远，但区域向海的地理条件，在爱拼敢闯的当地人的开拓下，已然化不利为有利、变天堑为海疆通途，成为千百年来粤港澳发展、繁荣的重要支撑。正如梁启超（梁启超，2001，p.1708）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所强调的“视角转换”，如若换一种视角来看，彼时的“大广东”可以从“国之鸡肋”转化为“世界之中心”。“于是全球大航海时代到来之时，那种便利甚至独占鳌头的地理位置优势就逐渐突显了出来。”（林岗，2023，p.1）因此，粤港澳地区向海而立、因海而兴、拓海而荣，区域发展与历史上“海丝”路的开拓紧密关联：秦汉时期番禺、徐闻等地已有出海经历，唐有“广州通海夷道”，宋元两代该区域海上贸易达到鼎盛，即使在“海禁”森严的清代，“一口通商”谕令及“十三行”等商行贸易活动的出现，表明广州仍是维持与海外国家远洋贸易的唯一口岸，与此同时，澳门与香港作为重要港口城市，亦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了“海丝”路上的重要“纽结”（凌逾等，2021）。因此，粤港澳地区是古代“海丝”路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对“海丝”交流互动与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其次，粤港澳“海丝”叙事之演进，既折射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兴替，又同岭南文学文化的发展相伴相行。作为区位概念上的“粤港澳”与文化意义上的“岭南”紧密关联，明末清初岭南学人屈大均论及这一区域文学文化发展轨迹，于《广东新语》中独具慧眼地提出：“始燃于汉，炽于唐于宋，志有明乃照于四方焉。”（屈大均，1985，p.316）唐代之前，中原文化辐射四方，而位居偏南一隅的岭南文化自身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相应的，粤港澳“海丝”叙事数量不多，多源于民间自发创作，烛

照现实、通俗质朴，散见于民谣民谚，融汇于日常生活之中。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广东徐闻，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之一，汉时海边已设专官管理出海事物及贸易往来，民间流传的《徐闻谚》（陈永正编注，2001，p.1）朗朗上口：“欲拔贫，诣徐闻。”寥寥数语，微光烛照，足见海上贸易之繁盛。由此出海、为生存一搏，道出了纵身奔赴“海丝”之具体行动已成为那个年代的百姓摆脱困境、脱贫致富的重要现实途径。唐宋时期粤港澳地区流传的《古舟人谚》（陈永正编注，2001，p.53）：“去怕七洲，回怕昆仑。”则提及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七洲洋”“昆仑洋”两大地名，屡屡言“怕”更是以现实主义的视角别具体验感地道尽了“海丝”路上往来奔波的艰险莫测。

有唐以来及至明清近代，粤港澳“海丝”叙事逐步发展、不断开拓，叙事主体也从早期的“入粤文人”逐步向“本土文人”过渡，最终在明清之际形成“众声喧哗”“海丝争鸣”之盛况。唐代文人入粤多为贬谪、流放抑或探亲、游历，早期由中原文化圈进入这一相对陌生之区域，既带有对自然环境的陌生恐惧，又有面向苍茫大海、触景生情的茫然与踌躇。唐宋以来，中原入粤文人对区域环境及岭南文化的深入了解，作品中多涉“海波”“海气”“碧海”“楼船”“宝舶”“海神”“海客”“番客”“海奴”“桄榔”“珠玑”“犀象”“蛟人”“外夷”等“海丝”路上相关景致元素出现。唐代刘禹锡（陈永正编注，2001，p.53）名句：“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宋代程师孟（陈永正编注，2001，p.62）《题共乐亭》：“千门日照珍珠市，万户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张祐（陈永正编注，2001，p.74）《阜通阁》有云：“千帆不隔云中树，万货来从微外舟”海上中外商贸往来的熙攘盛景。另一方面，岭南本土文人群体的成长壮大，“海丝”叙事愈加丰富。唐有莫宣卿《赋得水怀珠》（陈永正编注，2001，p.74），宋有洪适（陈永正编注，2001，p.78）《海山楼》：“奇货，归帆过，击鼓吹箫相应和。”《沉香浦》（陈永正编注，2001，p.78）：“炎区万国侈奇香，稠载归来有巨航。”洪适（洪适，1987，p.457）本人更在《师吴堂记》中有言：“岭以南，广为一都会。大贾自占城、真腊、三佛齐、閩婆涉海而至，岁数十柁，凡西南群夷之珍，犀象珠香流离之属，禹不能名。”

明清以降，入粤文人聚焦这一区域的“海丝”叙事仍层出不穷，但无论从作品数量还是质量来看，彼时粤港澳本土文人成为“海丝”叙事的主要群体，佳句迭出，气脉更雄，文人群体的吟咏唱和之间，“海丝”叙事众声喧哗，折射出这一海上航行、贸易往来活动影响下的区域社会风气之转变。明有伦以训、孙蕢、何维柏、孙勋、郭棐、蒲龙、苏应机、陈士俊、王士龙、韩上桂、陈国是、黎遂球……清有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王邦畿、陈王猷、汪后来、李珠光、何松……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屈大均浓墨重彩致力于“吾粤”之构筑，其足迹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但纵观其一生著述，饱蘸之笔墨，皆在其对粤港澳风情、尤其是对“海丝”特色之深入发掘，可见屈氏用力用心用情至深。同为“岭南大三家”的诗人陈恭尹、梁佩兰，亦为“海丝”叙事添砖加瓦。彼时粤港澳“海丝”叙事，既绘“海丝”商贸往来之盛景，又咏西洋奇货之名状。如明代顺德人孙蕢《广州歌》，清代屈大均《南海神祠作》《南海庙作》《观海》《镇海楼》《白鹅潭眺望》《澳门》梁佩兰《海市歌》《送人入安南》王邦畿《海市歌》张穆《登望洋台诗》陈恭尹（陈永正编注，2001，p.220）《乙亥元日送石工泛海交趾》《铙歌·其十》：“碧眼番彝剑在襟，百年贡市海门深。”李坛《澳门歌》潘有原《海船行》钟启韶《澳门杂诗》陈官《澳门竹枝词》《望濠镜澳》等作品，借由广州、澳门等“海丝”重镇，尽数描绘了中外贸易繁华热闹景象；而明代陈子升《咏西洋显微镜》，清有陈恭尹《题西洋画》屈大均《望洋台》《玻璃镜》梁佩兰《日本刀歌》《菩提树》《观暹罗使者入贡》潘有度《西洋杂咏》蕴端《千里镜》《显微镜》《火镜》《多宝镜》吴应逵《番塔》陈官《贡象行》李遐龄《观黄总戎所藏西洋画》等作品，将“海丝”携来的精美器物一一展现。与此同时，及至清代后期，随着时局之变，生发出如罗天尺《冬夜珠江舟中观火烧洋货十三行因成长歌》梁廷枏《海国四说》禺山老人《蜃楼志》吴趼人《发财秘诀》李黼平《大渔山歌》《防海四首》以及黄遵宪、丘逢甲等爱国诗人的海疆、海战、海防书写等一系列别具时代特色的作品，粤港澳“海丝”叙事由此既展粤港澳人“海丝”文化浸润下的开放心态，又饱蘸近代全球海洋视野下的家国隐忧。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粤港澳“海丝”叙事源于其自身强大的生命力，在发展过程中巧妙地融“变”

与“不变”于一体，已成岭南文化的重要表征。一如康有为（康有为，2007，p. 125）先生所言：“吾粤际海无涯，自汉时与诸蕃互市，环行海外诸国，多吾粤人。故粤人之善商业、务工艺、履巨海、涉洪涛而交于诸蕃，殆天性。”刘斯奋（刘斯奋，2018，p.322）亦将孕育成长于岭南的文化性格概括为“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文学叙事是一时代精神之映射。古代“海丝”叙事及至晚清时代本身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困境”，即囿于其背后的政治环境与社会制度，也正因如此，粤港澳人秉持着开放包容之开阔心态，同样“化不利于有利”，开眼纵览寰球，由海洋之位置、“海丝”之视角掀起救亡图存的思考。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现当代文学视野中的“海丝”叙事渐次涌现，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粤港澳“海丝”叙事再度繁盛，掀起新浪潮。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粤港澳“海丝”叙事在近代以来这一大变革的时代当中，有其明显革新的一面，但始终葆有着对地域文学文化传统之承续。在这其中，“变”的是不同时代背景之下的叙事方式，而“不变”的则是围绕“海丝”出发的开放包容、活泼纷繁、创意出新之视野。

二、如何创意？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之新变

如果说“海丝”是条长链，那么粤港澳“海丝”叙事作品宛如链上明珠。在步入当代、尤其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粤港澳“海丝”叙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生新创意、亮点迭出。具体而言特色有三：

其一，当代“海丝”叙事如何呈现时代气象之新？身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包蕴国家战略下生机勃勃的“大湾区”，粤港澳地区在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地位突出。基于此，粤港澳作家注重宏观微观双重视域中的“海丝”复现，善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映衬中打造当代别具地方特色的“海丝”风貌。如中山作家丘树宏创作的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珠海，珠海》《海上丝路》《海上丝路·香云纱》《Macau·澳门》《粤港澳放歌》，以及500余行的长篇史诗《海上丝路》等；汕头作家颜烈的十四行诗集《商埠·海丝》，湛江作家洪三泰创作丝绸之路长诗《大海洋》、洪三川的《丝路叠影》、洪三河的《半岛丝情》以及洪江的《丝路梦回》等篇。此类“海丝”叙事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多运用广角扫描、全局敞开的形式，往往以长诗、大型舞台剧等形式展现，在气势表现与视觉传播上起到震撼效果，善于立足“海丝”抒发恢宏的情感与壮阔的气势，并格外注重以激昂情感、奋进精神以及航海之艰来反映“海丝”路上种种体验，展现从“开海”到“通商”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变化。场面宏大、视野开阔的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景物描写更为细致，或随着诗歌节奏的变化夹叙夹议，或采用视听结合的舞台技术渲染情感，读者观众易在其中随文本主基调参与内部情感变化，能够起到振奋人心的效果。

同为粤港澳“海丝”叙事，还有作品聚焦微观、落脚细节，取其精华、不断深研，以展现“海丝”往来过程中的起伏动态、舒缓情感取胜，蕴隽永之味，多见于香港、澳门作家笔下。作为“海丝”路上重要的中转站、同时也是人类大航海史上重要的世界港口，港澳两地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运贸易蜚声全球，时至今日，这种文化记忆仍镌刻在区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投射于作家“海丝”叙事的字里行间。例如，香港作家也斯（也斯，2000，p.119）亦有直接题名为《丝绸之路》的诗篇，从历史上“海丝”航行中的一个个人物谈起，借其所见所感的海上经历复现航海景况，以其心理变化勾勒出“海丝”图卷：“一丝丝若断若连的线来往穿梭/编织出未见过的玄幻的脸孔”该诗短小轻盈，如“丝”般往来“编织穿梭”，充满无限欢快笔调，轻盈灵动。又如，也斯（也斯，2000，p.37）在《葡萄牙皇帝送给中国皇帝的一幅挂毯》诗中表面展现的是博物馆中珍藏的“历史遗物”，却由表及里，在根植于历史的想象中勾勒出“海丝”路上往来景象：“在高昂的号角声中起航/越过波涛汹涌的无边大海/红色丝绸衬裹上面纵横金银丝线”。诗句巧借启航的号角、汹涌的瀚海等意象复现了彼时丝路之景，这幅挂毯错综交织的工艺手法，更是“海丝”路上东方资源与西方技艺交织的明证，牵丝萦带般勾连出“海丝”之路的历史印记。而（也斯，2000，pp.46-47）《在金船饼屋避雨》一诗同样颇为巧妙：“店内葡萄牙人在喝酒/背后是远渡重洋而来的一一/那真曾是一艘金黄的船？现在凝止成为一块招牌”，澳门因港口而兴盛，自葡萄牙人航海上岸开始就与中西商贸往来结下“不解之缘”，该诗以当下“金船”为字号招牌的饮食之肆写起，联想彼时贸易兴盛、“海丝”路上往来不断的航船景象，在历史的脉络中将“海丝”之

路隐性呈现,由此,作者审视历史与当下之间的“海丝”互联互动,由衷感慨道:“众多的船舶来往世界的海洋/望大家找到自己的雪和太阳”(也斯,2000, pp.46-47),借助海洋脉络波动,点明点亮主题。

可见,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内外开拓、不断纵深,既关注全局、又关怀个体,以广微双镜的切换实现了复现“大历史”与“小人物”的辩证统一。不仅展现先民向海开拓的行动及“走出去”的精神,还重视到“海丝”路上的文化交融互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具启示意义。

其二,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善于“翻新再造”,聚焦“海丝”往来络绎、流动通达之特质,切磋琢磨、淬火炼金,打造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在这其中,我们不难发现,商船既是航海开拓的交通工具,也是勾连海上丝路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近年来,粤港澳“海丝”叙事关注本海域内发掘出水的“南海Ⅰ号”“南澳Ⅰ号”等古代商船遗产实体,并在此基础上衍生系列文本,创意迭出。譬如,粤港澳“海丝”叙事通过“沉船再生”之模式回到过去,进而聚焦“海丝”航行空间的流动性、强调体验感,海上故事鲜活。如阳江小说家冯铮的作品《南海1号传奇》,从商船的始发港刺桐古城谈起,言及宋代海上商贸之繁荣景象,随着商船由闽入粤、及至奔赴海外的这一航程中,不难看出既有眼观海路之现实情状——船主欧阳天龙时常打捞所行之处的泥沙,以此判定所在的水上地理位置;又有舌尝百鲜之生活体验——随着船近阳江,颇具本地特色的疍家粉酥、烤虾、鱼生、鲑婆鲞仔汤始现于餐桌;而船上主人公在近海既览水上市场,常遇各类海市,舟楫艇仔之间以方言往来交谈——“不用货币,只是以物易物,你的瓜菜换我的鱼虾”(冯铮,2016, p.139);金门小港平静质朴、初入广东柘林港险要忙碌、而广州大港则是开拓繁忙的一派盛景。与之近似的还有广东省粤剧院于“南海Ⅰ号”打捞出水后随即推出的大型新编粤剧《南海一号》,同样注重以戏剧场次的变化来完成“海丝”空间之切换:该剧以倒序形式娓娓道来,虽写商船首航即沉,但前后不断穿插商人群体广州李氏父子与波斯古丽父女借“海丝”路多次往来“广州——波斯”的航海贸易历程。彼时船上世界热闹熙攘,“海丝”船家及商人一行以目观、以舌品、以语言判断、以亲身经历来体验沿线大小港口的特色,船自始发至沉没途中时刻流动,呈现空间切换的动态美感。由此,粤港澳“海丝”叙事借由商船符号,以流动航线空间对抗“凝滞空间”,强调沿途各色风情、船上种种颠簸、风浪来袭时的沉浮,船上空间与海洋空间、岛上空间、城市空间穿插互动,呈现多元商贸活动盛景,借助航行体验打通了多个流动空间。沉没的商船历经时间淘洗,反在海底得以保存,成为当年时代生活的真实标本,当代历史考古和文艺创作又将这份存档礼物变“废”为宝,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符号增殖的由一到多不仅仅是相关作品数量的飞升,更重要的是,其展现出文学表现形式的创意。粤港澳“海丝”叙事围绕具有区域特色的商船符号,复现历史场域、勾连贸易海路。

其三,当代粤港澳“海丝”叙事巧用跨媒介创意,促作品增殖。岭南文化先贤屈大均(陈永正编注,2001, p.203)有竹枝词流传:“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于“海丝”路而言,作为商业活动意义上的广东十三行,既是中外贸易的集聚点和经营机构,也是彼时西方进入中国的主要生活空间,同时,又因其货物之精美、经营之诚信、影响之深远,一时间成为代表中国的商业贸易品牌。新世纪以来,粤港澳“海丝”叙事围绕广东十三行这一对外贸易机构,以其为特色标志进行创作,书写华洋贸易中的商人、商行及其商业活动,作品形式活泼纷繁、各色不一,借由跨媒介途径,不断衍生叙事作品,打造深入人心的多元文化创意形式。近年来,由“海丝”路上的广州十三行出发,围绕商人、商行、商品、贸易圈展开不同向度的创新,从长篇小说到网络小说、从话剧到电视、电影再到体验式纪录片,层出不穷;从穿越历险到古今对话,常写常新。如盛和煜的长篇小说《大清十三行》从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开始讲至鸦片战争爆发,深入历史的缝隙中寻找帝国商人失败的原因,阿菩的网络小说《十三行》注重呈现夹杂在中西贸易与封建皇权之中的行商品格,而广东卫视新近推出的历史体验式纪录片《十三行》则致力于在当下的语境中借由符号讲述全球化时代的贸易故事。苏珊·朗格曾认为,艺术性的作品具有生命的形式,粤港澳“海丝”叙事在不断创作、增殖的过程中,均致力于以活泼多元的创新形式展开对于彼时问题的分析。

以十三行系列作品为代表的粤港澳“海丝”叙事兴盛得益于当代媒介传播形式的发展以及文化观念

的创新,题材丰富,从话剧到影视剧到纪录片、从传统纸质小说到新型网络小说到跨界融合的文创产品,一应俱全,满足了各个年龄层次、各类文化审美的受众需求。当下传统被不断改造,而未来发展的趋势关键在于文化发展之多元特质,而以展演观看、体验互动式为主的叙事模式将传统文化根基与当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交织在一起,使各自的文化特色得以充分表达。由此可见,粤港澳“海丝”叙事逐渐摸索出一条直面当下、迎接未来的发展出路,即立足于文化复兴创意,聚焦“海丝”贸易所涉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资源,以新兴创意形式讲好当代粤港澳“海丝”故事,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三、路在何方? 粤港澳“海丝”叙事之价值指向

“海丝”从历史深处走来,绵延千年、传承不断,“见证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田丰,2024,p.8)。值得注意的是,人类总体福祉的增加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前进的过程,而是内化于以生产生活方式为载体的社会文化整体均衡。步入21世纪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力量的融合为世界整体性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田蕾,2018,p.11)。现如今,乘“一带一路”平台之东风,从海上丝绸之路自身传统中发掘多种互联互通要素,进而推动沿线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互动深入,有助于东方文明更加积极主动地联系西方文明,以崭新的姿态进一步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渗。

前文言及粤港澳“海丝”叙事之“前世今生”,不难看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圈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粤港澳地区文化的发展变迁在生成其自身文化性格标识的同时,亦不断推动着粤港澳“海丝”叙事的更新与转型。由此,当代生机勃勃的粤港澳“海丝”叙事扎根传统、放眼世界,视角更为浩瀚开阔,既彰显地域性特色、又不断呈现发展及传播之创新态势。面向未来的粤港澳“海丝”叙事亦可从以下途径出发,立足区域文化、聚焦时代新变、再绘蓝图新篇。

一是注重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凸显,打造粤港澳“海丝”跨区域商贸之路。海丝沿线,沧海拾珠。从古至今,商业文化均系粤港澳地区文化的主流特色,历史上广商、潮商、客商沿丝路开拓,驰名海内外、富甲一方,丝绸、陶瓷、茶叶、香料、漆器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海丝”路上的重要运输商品,一度成为中国文化形象的代码符号。近年来,潮汕作家廖琪的小说《茶仙》《茶道无道》聚焦潮汕地区“茶功夫”与“茶文化”,郭小东以远洋华侨寄回家乡的“侨批”切入近代家族历史的多部曲,均是粤港澳文化元素与“海丝”商业符号有机融合的代表。粤港澳“海丝”叙事可巧用区域商贸、特别是海商特色,更好地集结地缘优势,于和而不同中,彰显区域向心力、凝聚力、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聚焦跨区域的商贸文化因子,仍不失粤港澳“海丝”叙事生生再造的创意源泉。其一,“海丝”叙事可结合“南海一号”“南澳一号”等商贸沉船发掘、考古过程中的重大发现,尝试“以船为媒”融历史故事与当代文化发展于一炉,航行沿线少数民族风情和东南亚民俗亦可尽收其中;其二,则可“以人为媒”,重写以陈旭年、张弼士、陈慈黉等为代表的“海丝”爱国华商传奇,注重发掘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人文精神。其三,注重“品牌为媒”,即关注海上商贸活动中滋生而出的众多商贸品牌,如驰名中外的医药品牌广州陈李济、王老吉、香港余仁生等,饮食文化品牌广州酒家、陶陶居、李锦记、港式鸳鸯、澳门葡挞等,继而聚焦诸多品牌背后的传播链条及文化影响路径,要让老字号焕生机,让传统元素更好地呈现。

在新的历史时期,粤港澳“海丝”叙事的发展既要立足传统特色,又要更新文化内涵。一如学者王义桅(王义桅,2015,p.11)所言:“中国不再只是丝绸之国,丝绸不再能代表‘中国制造’了。”粤港澳科技发展走在前沿,华为、腾讯、大疆等众多尖端科技品牌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其所代表的“中国创造”“中国科技”的核心实力已逐步融入到中国当代商业文化之中,创设出科技与人文交织的品牌辐射力。因此,紧随时代潮流,交织科技与商贸文化的粤港澳“海丝”叙事仍有待继续发掘。商贸沟通互联彰显多元文化精神,文化更新转型与科技的精进腾飞密不可分,“海丝”是跨区域、尚贸易的海商之路,二十一世纪的商贸精神亟待重新书写、跨海远航的“中国商业故事”更需全方位展开叙述,保留传统特色文化符号、吸纳新兴科技因子是其文化转型的首要任务。

二是致力交流与互鉴之间的影响,打造粤港澳“海丝”跨文化互促之路。多元碰撞推动文化更新。

粤港澳“海丝”叙事创意重开放、融多元，尤其讲究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互促，呈现出众声喧哗、百花齐放般“杂糅”的特色文化标识。杂糅是文化生新的土壤，互促是跨文化发展的必经之路。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蜚声中外的“叶问系列”“黄飞鸿系列”“李小龙系列”影视作品在华洋杂处的文化生态中彰显中国功夫魅力与武师侠义精神，曾一度在“海丝”沿线地区大获成功，而关注于新马地区土生华人文化的新加坡电视连续剧《小娘惹》系列也曾经在中国刮起一阵“娘惹文化风”。这些作品成功的背后均有赖于“海丝”沿线地区对于共同文化元素、代表人物的众所周知和津津乐道，进而引发链条效应，带动情感上的互通及共鸣。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筹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的新发展理念，注重“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指涉的是文化情感沟通，重的是多元文化的跨界交流，“海丝”沿线文化既有共同的东方传统元素，又呈现出姹紫嫣红的民族风情。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生态为“海丝”创意文化生新提供了鲜活素材。譬如，可以尝试将潮汕歌册、客家山歌、咸水歌、粤剧、潮剧、汉剧与马来班顿、菲律宾哈德哈德圣歌、越南水上木偶戏、泰国孔剧等民族文化元素跨界融合，以系列嵌套歌舞剧的形式重谱“海丝之歌”。此外，还可以译介、阅读、研究等方式更多地把握海丝沿线国家及地区的文化优势，取长补短、互通互鉴，以跨民族跨区域海洋文化因子的碰撞融合推动“海丝”文化新生。以此为鉴，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过程中，文化上的尊重、情感上的共鸣是其核心要素。面向未来，粤港澳“海丝”叙事策略的更新，尤其要注重在把握丝路精神主线的前提下发散思维、集聚多元文化，走向跨文化视野下的创新转型。

三是把握叙事与传播之间的互动，打造粤港澳“海丝”跨网络融媒之路。新时代、新丝路、新文化，如何进一步扩大传播领域，提升粤港澳“海丝”叙事之影响力？“互联网+”时代的答案即是跨网络的媒介融合之路。马克思在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已阐明媒介之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意义，斯图亚特·霍尔（邹赞，2008，pp.84-87）曾言：“文化是传播，传播也是文化。”因此，好的文化传播途径及交流机制足让其承载的文化产品本身得以“镀金”发光。粤港澳文化创意善用新技术、新媒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蒸蒸日上，网络平台以及多媒介的信息交流集聚各地资源优势，推动文化产业生新。近年来，凌逾教授的系列著作《跨媒介叙事》《跨媒介香港》《跨界网》《跨界创意访谈录》等，从聚焦跨界创意大师到创意城市文化，再到关注网络空间与网络媒介的多元创意，提供了诸多文化更新的方法路径。从海路的漂泊探航、天路的飞升翱翔，及至网路的跨界无界，传播路径的变迁推动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未来粤港澳“海丝”叙事亦可借助海路与陆路的动态互联、海路与网路的并驾齐驱，不断走向跨网络、融媒介。

由此，未来粤港澳“海丝”叙事一方面要关注跨网络、融媒介中“海丝”叙事的文化传播机制。众所周知，历史上，四大名著一度在“海丝”沿岸国家深受欢迎，尤以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为盛，这是航海时代印刷媒介传播衍生的结果；而今网络媒介时代，融媒体时代的视觉冲击和网络传播效应令人惊叹，众多文化IP如雨后春笋、节节攀升。由此可见，“海丝”叙事在发展、传播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各个地区的文化习惯，寻找共通的文化符号，更要借鉴流行文化的受众特点，重点分析传播机制，善用多媒体、自媒体、微媒体，有针对性地推动创意传播。另一方面，可巧用网络技术，增强交互体验，比如借鉴3D网络场景的设计，在此基础之上尝试开发“海丝”动态航行图，并打造沉浸式民俗文化体验，如此一来，足不出户，紧随网络便可体验独特的冒险航行和沿线地区的民俗文化风情，同时搜集上传各个国家及地区“海丝”相关的文学、音乐、舞蹈、影视等作品，打造网络空间的“剧场感”，促进“海丝”叙事作品传播。面向未来、不断拓宽、延伸的粤港澳“海丝”叙事，既可根植于数千年深厚的商业文化传统，又能紧贴时代发展的先进步伐、乘媒介发展之东风，海陆联动，涉“网”为路，跨界融合，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见证中国走向网络信息文明的跨越转型。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羊城青年学人课题“十三行文艺叙事对广州城市文脉的传承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4GZQN7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青年项目《新时代粤港澳文学海洋叙事研究》（项目编号：GD25YZW0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香港当代报章文艺副刊整理与研究（1949-2022）”（项目编号：22&ZD27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陈永正 (2001):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诗选》。广东旅游出版社。
- [Chen Yongzheng (2001). *Selected Poems of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in China*. Guangdong Tourism Publishing House.]
- 冯峥 (2016): 《南海 1 号传奇 (无名氏点评本) (五版)》。花城出版社。
- [Feng Zheng (2016). *Nanhai No.1 Legend (Anonymous Commentary) (Fifth Edition)*. Huacheng Publishing House.]
- 洪适 (1987): 《盘洲文集 (卷三一) 师吴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 [Hong Shi (1987). *Records of Wu Tang, Master of Panzhou Anthology (Volume II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康有为 (2007): 《康有为全集·第五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Kang Youwei (2007). *Kang Youwei's Complete Set · The Fifth Se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 梁启超 (2001): 《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 饮冰室文集·第三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 [Liang Qichao (2001). *The Position of Guangdong in World History. Ice Room Essays, Episode III*. Yunnan Education Press.]
- 林岗 (2023): 总序, 《广东文学通史 (第一卷)》 (张培忠、蒋述卓总主编, 彭玉平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 [Lin Gang (2023). Total Ordering, *General History of Guangdong Literature (Vol.1)* (Zhang Peizhong, Jiang Shuzhuo, Peng Yup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凌逾 (2023): 《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1978-2020)》。陕西人民出版社。
- [Ling Yu (2023).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rend (1978-2020)*. Sha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凌逾、张衡 (2021): “论‘沉船再生’的中西叙事策略及文化创意——聚焦粤港澳文学”, 《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5): 22-30。
- [Ling Yu, Zhang Heng (2021). “O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Narrative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Creativity of ‘Shipwreck Regeneration’ - Focusing o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Literature”.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05): 22-30.]
- 刘斯奋 (2018): “互联网时代做与众不同的‘独一个’”。《刘斯奋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 [Liu Sifen (2018). “The Internet Era is Unique”. *Liu Sifen Set*.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屈大均 (1985): 《广东新语 (卷十一·文语)》。中华书局。
- [Qu Dajun (1985). *Guangdong Xinyu (Volume 11 · Wenyu)*.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田丰 (2024): “岭南海洋文化精神与广东开放新格局”, 《海洋文化与发展格局论文集·2022 粤港澳大湾区 (广东) 文史论坛》。羊城晚报出版社。
- [Tian feng (2024). “The Spirit of Lingnan Marine Culture and the New Pattern of Guangdong Opening-up”. *Marine Culture an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Essays · 2022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Guangdong)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Forum*. Yangcheng Evening News Publishing House.]
- 王蕾 (2018):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构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Wang Lei (2018).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王义桅 (2015): 《“一带一路”: 机遇与挑战》。人民出版社。
- [Wang Yiwei (2015). *The Belt and Roa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也斯 (2000): 《东西》。牛津出版社。
- [Ye Si (2000). *East and West*. Oxford Press.]
- 邹赞 (2008): “斯图亚特·霍尔论大众理论与传媒”,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06): 84-87。
- [Zou Zan (2008). Stuart Hall on Mass Theory and Media.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06): 84-87.]